



醫經解惑論

上後

武
321
2



試
33 /
卷 2

傷寒十居其七論

或問仲景序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
十稔其死也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云云仲景之時何
病傷寒者如此其多也曰此非獨仲景之時然今之世亦然
也非獨今之世然亘萬古皆然也但人皆爲夫儒醫所惑而
不自覺耳今略述其義如左生氣通天論曰風者百病之始
也仲景曰夫人稟五常由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万物亦
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云云風也者總天地之諸
氣而言莊周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也夫天地之間唯陰
陽二氣而已然有分爲四氣者曰寒熱溫涼有爲六氣者曰
風寒暑濕燥火有爲八風者曰東溫風東南濕熱風南熱風

傷寒十居其七論



西南溼涼風。西涼燥風。西北溼寒風。北寒風。東北溼溫風。是也。自立春至春分四十六日。東風至而生。万物自春分至立夏四十五日。東南風至而化。万物自夏至至立秋四十六日。南風至而長。万物自夏至至立秋四十六日。西南風至而化。万物自立秋至秋分四十六日。西風至而收。實万物。自秋分至立冬四十五日。西北風至而化。万物自冬至至立春四十六日。東北風至而化。万物。自冬至至立春四十六日。以成一歲。此八風之正氣。生万物者也。然其害万物之風有四等。一曰正風。二曰實風。三曰虛風。四曰賊風。是也。正風者。言四時八風之正氣。其來徐而和也。此本非害万物者。但以人遇熱

若用力而汗出。腠理開。因乘其虛而襲入者也。然壯實之人。暫時正氣復。則邪氣自去。虛弱之人。雖著而為病。而其病甚輕。刺節真邪篇云。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官能篇曰。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也。但溫暑二病。雖正邪。其本因冬傷於寒。真元大虧。乃成大病。耳實風者。言四時八風之正氣。其來暴而烈也。虛弱之人。受而病。然亦不至危困。壯實之人。受之。則百體各得其助。骨肉彌壯健也。九宮八風篇曰。實風主生長。養万物。百病始生。篇曰。兩實相逢。衆人肉堅是也。虛風者。謂八方之正氣。虛而自其他方至之風也。且如東方本氣虛。則春來而東風不至。

乃自西南北方而至者。是也。其傷人也重。虛弱之人最甚。壯實之人不病。一時有虛則受而病也。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天時與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爲名。上下中外分爲三員。氣者營衛也。營主裏，主下衛主表，主上。此有定舍也。然邪之中久在表則名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在裏則名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此因處爲名也。其太陽病在表，在上，陽明病在裏，在中，少陰病在表，在下，厥陰病在裏，在下。此上下中外分爲三員也。九宮八風篇曰：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謹候虛風避之，故聖人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論勇篇黃帝問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少長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

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色不一，肉不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外內皆然，乃病是也。又有八虛風之名及傷風篇及歲露篇可參看。賊風者，非虛風，非實風。此四時不正惡毒之風，乘氣之隙隙而傷人者也。其傷人也極暴逆。歲露篇曰：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騰理也。其入深，其內

史記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四

極病其病久也。卒暴因其閉也。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而遲云云是也。要之虛風之甚者也。已夫四等之邪雖其所病不一而約之則不過風寒暑濕之四氣耳。然就四氣觀之則暑熱之病最少。唯寒邪之病。且四時最多矣。其風與濕亦多。兼寒氣而至。兼熱氣者甚少矣。驗之於天。熱者日光耳。其他皆寒。驗之於地。無日光處。無火處。無硫石處。皆寒。驗之於四時。雖春溫夏熱。而涼寒之風常多。而秋涼冬寒之時。溫熱之風至。殊少。驗之於水火。凡水多而火少。且無火處。自寒。無水處。不自熱。驗之於病因。雖傷暑病。亦先傷暑汗出。因感寒氣而病者多。真中熱者甚少。夫世之患病多。因其身形虛而感寒也。雖壯實之人。必一時有虛感寒而病耳。故外感寒之

病常多。而單由內傷而病者常少。凡外邪之傷人也。大則為六等。傷寒小則留著為積聚。疝瘕及諸雜病。万病雖多。而寒邪之所致為多矣。內經以傷寒為諸熱病之首魁。且論諸病言中寒。遇寒傷寒。受寒形寒。寒客者。十既居七八。仲景立万病通治之樞機。而名傷寒雜病論。其序曰。傷寒十居其七者。實以此故也。若夫艾山吳球。謂夏月有傷寒。冬月有傷暑者。徒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理。而不深達內經之本旨者也。所謂惡智為其鑿也。誠哉。不獨吳氏然也。凡世之不善讀內經。仲景。徒悅陰陽五行之空理。漫作書立言者。比比皆是也。豈不謬乎。

見病知源論

仲景序曰。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分明示其書所列諸方。雖未能盡愈諸病。而於萬病之本源。則盡舉莫遺。本原既明。則其治法亦莫不盡在。其中若能尋其所集。而得其本旨。則醫道皆盡在其中也。今論其大槩。夫百病之起也。皆生於虛。虛而受邪。而後病之虛實生。虛實已生。而後百病無窮矣。九其受邪也。不過或表受之。或裏受之。或表裏俱受之耳。表受之者。因三陽之經氣虛也。裏受之者。因三陰之經氣虛也。表裏俱受之者。因三陰三陽俱虛也。然三陽之虛。因三陰之虛。而三陰之虛。亦因五藏之虛也。已調經論曰。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濕也。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
美惡。居處。

寒燥陰陽事喜怒。包憂思悲。百病始生篇曰。黃帝問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濕。
清即喜怒。包飲食居處。陰陽七情。不此古文簡省。如喜怒不節。則傷藏。節則傷五藏也。此義詳見邪氣藏府病形風雨。包寒暑。傷上。言中清濕則傷下。裏也。三部之氣。表裏與所傷異類。願聞其會。會謂歸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言三部之氣各不同。雖或起一而請言其方也。方道喜怒不節。則傷藏。飲食居處。陰陽喜傷則病起於陰。所起於陰也。陰經氣虛。此病之清濕。襲虛則病起於下。三陰經氣已虛。而寒濕襲其風雨。襲其虛則病起於上。陰已虛。則邪入於裏。病起於上。而邪氣藏府病形篇曰。黃帝問曰。邪可勝數。至其活。不可勝數也。邪氣藏府病形篇曰。黃帝問曰。邪

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也。高高字下疑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邪者包風雨身半已下者濕中之也。濕亦包於陰則流於府，中於陽則流於經。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或曰：三陰或曰三陽，其名雖異而其實上下相會。三陰三陽則血氣流行之，一經脈耳。故曰：同類也。上下相會，則會於面與手指也。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貫如環無端，邪之則會於足指也。中人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無有恒常，其故何也？絡相貫如環無端，則邪之中人，應無陰陽之別。而有或中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中人也。方乘虛時，或空腹薄衣時，或憂悲驚恐時，或行房精泄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則腠理開而中於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

於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膺陽明背太陽兩脇少陽，中風陽明中風少陽，中風是也。帝曰：其中於陰何如？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胛始。胛也，夫臂與胛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柔潤，故俱受風。而寒濕獨傷其陰。帝曰：此故傷其藏乎？三陰即五藏之經，則三陰受邪當傷其藏，然乎否？岐伯答曰：身之中風也，不必動藏。三陰受邪，則府陽助之，三陰受邪，則藏陰助之，俱使邪不動。其藏故不故邪入於陰經，其藏陽助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必動藏也。故還之於府。此自三陰送其邪還之於府，或問府陽而反受之者，何也？曰：藏神之所，其力則其氣亦實，應不受邪。若其神氣實而死也，府水穀之倉，其中空而納，能出莫不入。受其氣虛而受邪，則為虛寒補之，溫之，乃愈。此府之所以受邪也。仲景取陽邪則病陰轉熱，證名為陽明病，蓋一本於此。立

非發明此義此病陰陽虛實寒熱之本原學者盡心深思
 得其本旨則於見病知源之方殆無餘功耳從來諸氏之書
 愈多愈誤不深辨愈晦者則故中於陽則流於經而後入陰
 於此等處不深思故也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本病論云
 中於陰則流於府從陽傳入陰者與直中帝曰邪之中人藏
 奈何謂直中於陰者也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本病論云
 思慮則形寒飲寒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
 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腸
 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本病論云
 則傷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本病論云
 濕地強力入水則傷腎已上皆藏氣自傷而中帝曰五藏
 邪者也百病始生篇所謂喜怒不節則傷藏是也帝曰五藏
 之中風何如風者總言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陰陽俱
 藏不能互通氣相助故使邪得往合三篇觀之則万病內傷
 於五藏也熱論所謂兩感病是也

外感之本原都盡無遺矣再詳仲景之旨大抵表一邊中邪
 則衛受之此為表虛中風裏一邊中邪則營受之此為三陰
 病表裏俱中邪而其人素實者暫時藏氣自復其邪不能客
 於三陰乃浮出於太陽之表初中於表之邪在於衛分後浮
 出之邪在於營分營衛俱病骨節煩疼乃成表實傷寒若其
 表氣素虛氣弱血少者雖藏氣自復其邪浮出而不能盡達
 於太陽但留連於少陽乃成屬少陽之傷寒仲景所謂傷寒
 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
 急痛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傷寒脈結
 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是也若其人素虛表裏俱弱者
 其藏氣不能自復其表寒亦暫時內入乃成少陰陽虛極寒

之證。如仲景所謂藏厥及通脈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等證。是也。若其人藏氣素虛。三陰已衰。但三陽未甚虛者。其中於裏之邪。留伏於三陰。其中於表之邪。表陽尚微。拒之為熱。流傳於三陽。乃成表熱裏寒之病。然其虛輕。其邪緩者。延引數日。此時急補其陽。溫其裏。使藏氣自復。則病必可愈。此世所謂夾陰傷寒者。而仲景所謂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吐。不可火。不可水。諸證是也。此病世間甚多。而魏晉以來諸醫。矇然不知。漫為種種陋說。陶節菴。張通一。不兼通內經。仲景。唯以臆度。微得其膚。而為如盲摸象之論。陶氏之論見于傷寒家秘伏陰條及瑣言陰證。張氏之論見于類經十卷傷寒部熱論篇之註。今之世醫。浪用雜藥。多大殺人。而曰傷寒傳變難測。乃歸其死於天命。予獨得諸仲景內經。百

發百中。救危起廢。使人感服者也。其方治皆仲景之成說。今陽明下篇少若其病重。其邪急。三日而六經徧病。水漿不入。陽篇壞病篇。不知入者。必不免於死。所謂兩感病。六日死者是也。凡六病中。其必死者。但此一證耳。其餘諸病。若初覺病。即治之。則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若其稍經一日。而脈證轉變。者。雖不必六日。七日。愈。而亦皆可治。得愈。未有一人死者。也。今之世。多死於傷寒者。非此重急證。悉皆醫者之所殺也。但非醫者。殺之實。魏晉以來。儒醫書之。所殺也。此予之所殺也。若以辯論。則必以予為狂。妄。焉。孟子曰。吾豈好辯。若其藏氣各自傷。哉。吾不得已。已也。予雖不類。竊以比於此。云。若其藏氣各自傷。而其邪不中陰。經陽。直中藏者。邪微。則為驚悸怔忡。健忘失心。此皆喘嗽。咳逆。吼哮。短氣。此皆肺病。心脇痛。疝瘕。此皆肝病。心腹痛。吐。虵傷。食。腰痛。霍亂。吐利。瀉痢。嘔噦等證。此皆脾病。邪甚。則為卒厥。暴死。陰毒。客忤。飛尸。鬼擊等證。然神氣還。邪氣出。則愈。

神氣不復邪氣不出則重者死不治輕者留著為五藏中風
中寒及熱病為勞損虛怯為瘧為疝為積聚癥瘕腸癰失血
水氣黃疸及諸雜病其中陰經陽經亦留著不去則為積聚
疝瘕氣痞瘀血癰疽諸瘡癰瘕痿癭痰癰痛痺及諸雜病其
大者為六病傳變於六經焉凡其傳變於六經也約之則不
過夫在表在裏在半表裏在上在下而作虛實寒熱矣治之
法不過夫在表者汗之在裏者下之在半表裏者和解之在
上者吐之在下者滲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寒者溫之熱者
涼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大小緩急各量其當奇之不去則
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矣其大者如此則其小者亦
如此其有邪者如此則其無邪者亦不過如是而已是即岐

黃扁鵲一貫之正法而萬病不能遁此數率焉若不中於此
法者此死病也已今仲景書中盡述其脈證治法委曲纖悉
無復餘蘊是豈非万病通治之樞機乎哉故凡以此為不足
而求于他以此為不然而自立新意者是狂愚耳以此為有
餘而抄畧之者是鹽雞耳世之讀仲景之書以為傷寒一病
之治法為詳於風寒略於暑濕為詳於外感略於內傷為冬
月之治法為清平世之治法為汗下攻擊之法為立法之最
善而用藥之未善而別自立新意主火熱主氣滯主痰飲主
汗吐下主陰虛火動濕熱相火主大寶真陰或兼取其諸法
而著書至數十百卷者非所謂鹽雞狂愚則是聾盲耳學者
察之

疫癘論

或問。諸書以傷寒與疫癘。或合為一門。或分為二門。其是非何如。曰。凡疫癘之為病。大則流行天下。其次一國一郡。又其次一鄉一家。無老少男女。其病一般者是也。內經有五運六氣。淫勝鬱復之病。及五疫五癘之論。而今人之病。有赤眼。有欬嗽。有瘧疾。有泄瀉痢疾。霍亂。有水腫鼓脹。有發黃發斑。有麻疹痘瘡。時瘡。時毒。有傷寒溫病。中風中濕。其病雖固不一種。而其本源則不過六氣。其脈證則不外六經矣。故善讀仲景書。而得其本旨。則無所適而不合焉。若夫或以為與傷寒同。而混同施治。或以為與傷寒異。而別立治方。及以仲景諸方。合諸各年運氣。及以運氣斗曆法。附諸仲景書者。皆不徒

不知傷寒。而併疫癘不知者也。不亦愚乎。

或問。王氏傷寒例。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則四時之正氣。而春之溫病。夏之暑病。殄泄。秋之瘧疾。冬之傷寒。欬嗽。皆四時正氣之病。非時行疫氣也。凡時行疫氣者。春夏應溫熱而反涼寒。則成寒疫。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秋冬應涼寒。而反溫熱。則成冬溫。其毒與傷寒大異。若更加異氣。則變成溫瘧風溫。溫疫。溫毒。為治不同。然則仲景所述六病。皆四時正氣之病。非時行疫癘也。今子不分正不正。槩謂眾病一般者。為疫癘者。恐誤也。請再辯之。曰。夫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之無過不及。風雨霜雪。應時而至者也。若受此氣而成病者。內經名之曰正邪。若其大過而至者。名之曰實風。

若其不及而他氣反乘之者名之曰虛邪賊風此義詳見于前傷寒十居
論其七 大過不及皆不正之氣而自其感而成病言之雖正氣亦為不正內經謂之正邪邪即不正之謂也豈獨春夏之涼寒秋冬之溫熱名之為不正哉夫正不正同是六氣但以其應時與不應時分名耳至其感而成病則皆不過在表裏上下而為寒熱虛實在表則見表脈表證在裏則見裏脈裏證
 輕者其脈證輕重者其脈證重故在表則治其表在裏則治其裏輕者輕治重者重治寒熱虛實亦皆然夫正氣之病如此則不正氣之病亦如此內經諸篇或說四時八風或說五運六氣推究其變化雖固千端萬緒而至夫脈證治法之要則不過如此也耳然則正氣之病應時之時行也不正氣之

病非時之時行也豈可獨以春夏之涼寒秋冬之溫熱謂之時行之氣也哉九衆人之病一般者不論正不正皆謂之時行疫癘焉釋名曰疫役也多有鬼行言邪氣流行也役役不住也癘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礪傷物是也愚按疫役也病之困厲也虛惡吁王叔和徒誦內經仲景不知其本旨妄作膚陋之言妖惑後生可謂造言亂民之刑徒也昔程郊倩傷寒例以為狐鳴鬼噪亦非過論也若夫王履強辯即病不即病之異以春夏傷寒為寒疫秋冬為真傷寒而謂清涼攻下不必求異發表解散不可不異也陶華謂瘟疫切不可作傷寒正治而大汗大下也但當從乎中治而用少陽陽明二經藥加減和治之此皆自化為狐鬼而和其鳴噪者耳不亦鄙乎

又問然則仲景所述之六病皆疫癘耶。曰。衆人等病則可名爲疫癘也。若一人病之。則未可謂之疫癘。不止六病。諸病皆然。

又問六病。且四時皆有之耶。曰。六病之中。唯暑暍一病。在春末以後。至秋初以前。其他五病。四時俱在。但傷寒最多。瘧病殊少耳。學者潛心可見。

又問溫病。非止在春夏耶。曰。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者。蓋以春夏病此者最多也。凡正氣虛。不任時氣者。雖秋冬非時之溫暖。亦能感而成病。豈止春夏乎。六元正紀大論。於子午紀之五氣。及卯酉巳亥紀之終氣。皆曰其病溫。以此故也。叔和不達其旨。徒見其文。卽附會冬溫之名。以作種種妖說。

耳。

又問然則王氏溫瘧風溫溫疫溫毒之說。亦皆非也歟。曰。皆非也。夫溫瘧內經有論。而仲景有治方。風溫卽溫病之謬汗。而受風氣者。仲景亦有詳說。此二者。但熟讀內經。仲景則叔和之謬。不辯而明。脈經又有風溫濕溫二論。其末細書曰。此二首出醫律。然其論不與難經仲景相合。則其醫律者。非仲景氏之書。最不足取也。若夫溫疫。仲景無說。而內經別有溫癘之稱。厲與癘同。疫也。夫溫疫之名。其來久矣。蓋時行病之總名也。後世改溫字作瘟。字書曰。瘟疫。民皆病也。是其意猶難經濕病名。濕溫之意也。凡發熱頭痛如溫病。而衆病成疫者。不論何病。皆可名曰溫疫。不止謂真溫病之成疫也。然。

則豈可獨謂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爲溫疫乎哉。至於溫毒則於素難仲景無一證焉。此叔和之造言耳。晉唐以來諸家不精究內經仲景一宗叔和之說。附益其誕。謾立溫家五證。濕家五證。瘟疫五證。及四時正氣等諸名。而各別設論治。愈詳愈昧。遂令後學不知其所向方。大殺生靈。甚於劊子之殘焉。豈不哀歟。近時喻嘉言論春溫。辯叔和之妄。論溫疫。破大惑。及程郊倩以內經仲景所云溫病爲有別。又自新言邪風之溫者。則辯叔和之妄。而傳已之妄。破人之大惑。而存已之大惑者也。已可笑。

又問然則古人制聖散子。香薷散。神述散。來蘓散。林檎散。十神湯。人參敗毒散。升麻葛根湯。柴胡石膏散。不換金正氣散。

九味羌活湯。普濟消毒飲。二黃湯。二聖救苦丸等方。以爲時行瘟疫之主方。彼皆非耶。曰。此諸家以其方偶中其時病多。因立以爲主方者也。豈得盡愈其時病。如其方下所述哉。今觀其諸病。則皆六病證中之一證。而其諸方亦皆仲景法中之一法而已。但以其不貫通內經仲景。故以瘟疫爲六病之外。而別立之方。以爲主方。其弊遂至今。後世廢仲景書。遵用夫主方。而枉殺生靈焉。蓋亦叔和之遺禍耳。此其方是。而其意則非也。如此之類。不可不察也。

又問諸書多錄避疫方法。其是非何如。曰。避疫方法。始出于素問遺篇刺法論。然其篇後人之所僞撰。昔人旣言之。凡避疫之法。皆爲壓愚者之怯耳。推之至理。所必不然也。豈知道

者所爲哉。但張景岳之法爲近理。其說曰。避之之法。必節慾節勞。仍勿忍飢而近其氣。自可無慮。

或問內經舉四等之邪。而言正邪之微且淺。虛邪之甚且深也。夫旣微且淺。必不應成疫。及成大病。然則其成疫成大病者。皆不正之氣耳。由此觀之。王氏以溫暑及傷寒爲四時正氣之病。固誤。而吾子不論正不正。皆謂疫亦恐非也。曰。內經舉四等之邪。而言淺深微甚者。示其常法也。夫四時之正氣。固非病人者也。凡正氣虛而不任時氣。則感而爲病。其虛者多。則成疫耳。蓋四時正氣之於人身也。猶飲食之於脾胃也。今夫米飯。人人日食而養其生者也。若脾胃虛而事糜粥者。強食之。則損傷其中。其傷甚者。致危篤焉。正氣之感人而致

大病。亦猶此也。又有藏氣偏勝偏虛。而遇夫不正之氣。反得其助。其身安全者。是亦五行生克之機。致然。未可執一論也。然而其成疫成大病者。不正氣之所致最多。而正氣之所致常少耳。但此非大義之所關。學者勿強鑿可。

大易運氣論

或問孫真人曰。不知大易。不足以言醫。然耶。曰。易者。聖人明陰陽消長之機。而盡天下之理者也。所謂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其理隨取。莫不在矣。故知其事者。可占之以知吉凶。知其理者。可處已以無大過。內經仲景所說。皆盡易之理耳。故善究內經仲景。則雖不知易。而易理自在其中。若不究內經仲景。唯知大易治病。則不傷事者。未之有也。故

既治仲景而知內經則學易或可不學亦無害矣。吁孫真人不以內經仲景勸醫欲以大易勸醫不亦迂乎。世有由孫氏之言作醫易論者亦可謂惑之甚者也。

又問內經多說運氣難經亦稍論至仲景無一言及之而今有主張運氣者有非運氣者其是非何如曰運氣者聖人以人身之正氣病氣合之於天地四時万物而盡夫陰陽消長之機五行勝復之理者也醫而不知之則不能臨機應變以致十全之功焉。仲景之所述橫說豎說莫非其理之極致矣。但不明言者以岐扁既有詳論無可復贅故也。故九為醫者固不可以不知其理而知其理者知其要為得矣。若徒知其理而不知其要必流散無窮所謂知其要者量權宜而去取

之謂也。假令其年之氣運當有熱病而病人之脈證俱寒則將從運氣乎抑將從脈證乎。必曰不可不從脈證也。仲景立六氣之病辨六經脈證治法至微至精無復餘蘊矣。運氣之變化難無窮而不能遁其殼中此得其要也。故善讀而得其旨則雖不候運氣而其法可行矣。吾故曰善學仲景者必知運氣矣。徒說運氣者不必善知仲景矣。世有不明仲景書專依內經運氣諸說更傍考諸書觀天文候運氣自以為得其妙而論其空理或主其理立病論治法以著數卷之書者可謂不知其要而馳於徑路者也。夫觀天文知氣節者各別有其職在醫雖不知之亦無害矣。然而若深達仲景之旨合之內經難經而無毫疑惑用之今日百發百中而後觀天文察

地理知大易。候運氣。預知其未然。以治其未病者。則是真明賢矣。

或又問醫學入門引經曰。疫氣不拘於診。更當於運氣求之。今仲景之書。無運氣之說。則似不可以此通治疫氣。曰。夫所謂診者。候病之法也。古人以望聞問切為四診。望以辯其色。聞以辯其聲。問以辯其證。與其因切以辯其脈。此四者或取其一。或取其二三。或盡取之。以定其病而處其治。是醫家之通法。雖万病之多。而不能外此。而處治也。今夫不拘於診。更當於運氣求之者。實非醫家之法矣。其稱經曰者。吾未知其出於何等。魔經也。今徧考內經。難經。無此言。亦無此理。但於五運行大論。有一語。似而大異。今略舉其說。帝曰。天地之氣。

何以候之。也。天地之氣。謂司天在泉之氣也。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

天地之氣。有常變。其常氣之形。於診者。如至真要大論所云。陰之至。其脈弦少。陽之至。其脈洪大。此皆常氣之形也。若其氣變。作勝復者。其脈亦變。而不形於診。故所謂變脈者。如至真要大論所云。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變。其脈證治。未至而仲景之六經。盡之。然則內經欲教人隨脈證施治也。今入門所引之經。欲使人捨脈證。徒於運氣求之。也不亦尤乎。吾故曰。未知其出於何等。魔經也。諸書如是之類。甚多。學者詳諸。

又問張潔古曰。運氣不等。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張子和亦謂清平之世。同水化也。雖辛熱之藥。不生他證。擾擾

醫經總論
卷之四
世同火化也。若用辛熱之藥，則發黃出斑，變壞之病作矣。蓋人內火已動，外火又侵，所以辛熱發汗，不如辛溫。辛溫又不如辛涼藥也。又薛新甫舉異法方宜論而論曰：東坡任黃州，其民疫癘流行，先生以聖散子方見于和劑局方第二卷治之，其功甚效。是其地卑濕，四時鬱熱，腠理疏通，汗液妄泄，陽氣虛寒，是以相宜。嘉靖甲辰春，南都大疫，聖散子普濟，老幼並服，來者接踵，死者塞途，良可哀憫。殊不知此方因嶺南風土而作，浙之與廣，相去萬餘里，殊域異方，天時人事，大不相侔，豈有槩一治療而無誤者哉？由此觀之，古今之異風土之殊，固不可不詳辯焉。然則仲景之書，恐不可以通用也。曰：古今固有異風土，固有殊，而其病之寒熱濕燥不侔，其人之壽夭剛柔

亦異。此內經之所以有異法方宜論及運氣諸篇，以示其原理也。仲景明達其原理，乃述金匱玉函經，以盡其奧妙焉。故人當陽盛之世，陽盛之時，在陽盛之地方，而受陽盛之病，則必見仲景所述之熱脈熱證也。當以仲景所立之治熱法治之。若世時地方皆當陰盛，而人受陰盛之病，則必見仲景所述之寒脈寒證也。當以仲景所立之治寒法治之。濕燥亦然。若病人果見寒脈寒證，則世時地方雖屬陽盛，而不可不治以溫藥也。若病人果見熱脈熱證，則世時地方雖屬陰盛，而不可不治以涼藥也。若世時地方陽盛，則雖寒病不宜熱藥。世時地方陰盛，則雖熱疾不宜寒藥。則宇宙之間，斷無此理矣。世之不究仲景而漫說古今之異風土之殊者，以宇宙所

醫經解題

四十九 崇古堂

無之理。誣諸後生者也不亦惑乎。吁如三子者。醫中之巨擘。人之所崇尚。而其惑弊如此者。無他不深究仲景。唯逞自見故耳。

或問然則按運氣以治病者皆非耶。曰治病以推明脈證所因為主。脈證所因既明。奚以按運氣為。若脈證所因不明。則雖按運氣不可得也。或由此得愈。亦偶中也。已此即台士之術。豈可謂醫之道乎哉。內經諸論運氣者。蓋欲究盡其道。以為醫學之理器焉耳。世之醫書多言按運氣而治病者。皆不知內經論運氣之真旨者也。不亦惑乎。但可與達者道。不可與癡人語焉。

外感內傷論

外感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內傷者飲食勞役陰陽七情也。其外感因內傷而感。但因其內傷之淺深微甚。乃為虛為實。為虛實相兼也。然則外感即內傷之兼外邪者耳。已兼外邪則重於單內傷者也。一層。故仲景曰。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經絡受邪者雖自外入而其入藏府者即因內傷所致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時有一肢理不靈。雖經絡受邪而無內傷。故此為外感。而無內傷也。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耳。此為外感也。言寒熱濕燥失度。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房室者居處也。言寒熱濕燥失度。等傷而言也。蟲獸該禽獸魚蟲而言也。陳無擇三因本于此。以氣非內傷。飲食勞倦而傷其身者。也。陳無擇三因本于此。以此詳之。病由都盡云云。而其所辯六經。皆治彼兼外邪而重者之法也。其重者已明。則其輕者亦明。故明知外感之病原。

醫經解題

外感內傷論

五十一

崇古堂

脈證治法則內傷之病源脈證治法自在其中不假再言矣。大抵七情傷心肺飲食傷脾胃勞役傷肝脾陰陽傷脾腎其及作病也不過或虛氣或虛血或滯氣或瘀血或停水或宿食或積熱或伏寒而其治法虛者補之滯者行之在表散之在裏下之在上吐之在下滲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外之而豈復有餘法哉仲景書中其法悉備矣。若夫東垣內外傷辯脾胃論此得內經仲景之旨而發明其言外之意者也然究其所發明而較之於仲景所述則不過十得其一二而不引證以仲景專舉內經難經而證之且多回護前人之失動為其所牽不覺為其所誤者間亦有之自非兼通內經仲景者不能辯其得失焉故究仲景而後東垣

之書為有益若從東垣而讀仲景之書必不免隔靴抓痒之陋矣。程郊倩曰紹仲景之傳而不以傷寒作傷寒治者東垣一人而已。凡師仲景而欲入其室者先求東垣之堂而升之庶幾傷寒論之統系猶存不至流於邪說誣民一派也。夫是程氏醫學之主意全在于此也。吁程氏之後條辯多有杜撰附會之妄說不能無誤乎仲景者以此故也。耶然而比之丹溪謂仲景詳於外感東垣詳於內傷則賢焉遠矣。世多有惑於丹溪之說以外感內傷為相反者又程氏之罪人也。予故不得已表而出之云。或問外感即內傷之兼外邪者則內傷固外感之本也東垣說其本則先學之而後究仲景亦有何害乎。予以程氏之說

醫經解題
五十一
為非何也。曰：內傷謂內傷五藏六府而為虛實者也。其五藏六府之剛柔虛實所主所職所好所惡所生所剋所傷所傳內經難經周悉論辯莫不備矣。故熟諳仲景而讀二經則內傷之所以然固不待東垣之言而明矣。且二經之說直切而正。東垣之論多蔽前人之瑕。故迂回也。故讀東垣而讀內經而讀仲景則雖敏慧者必一惑二惑三惑而後漸少得解其惑焉。若夫庸常者終身不能除其惑而多立偏見之新說遂惑後生焉。此東垣以後之諸賢所以不免其弊也。雖然仲景沒後千有餘年諸氏繼作所著方論如毛如皮得其全體者未有一人也。東垣生於其間以內傷脾胃立言誠得其首領者也。吁如東垣者固可謂醫中之傑也已。

陰陽論

夫陰陽有形氣與病邪之分。蓋人身不過形與氣。形以寓氣。氣以立形。形為陰。氣為陽。凡藏府筋骨肌肉皮毛皆形也。運行於其中。令溫暖活動者是氣也。此則人身陰陽之本體也。然形氣中又各有陰陽。形中之陰陽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內為陰。外為陽。上為陽。下為陰。筋骨為陰。皮膚為陽。五藏有三陰經以主內。與下。六府有三陽經以主外。與上是也。氣中之陰陽者營血為陰。衛氣為陽。營從衛而運。衛導營而行。營中有衛。衛中有營。營血之從衛氣而運於三陰經。以經營內藏者。名曰陰氣。又曰營氣。衛氣之導營血而行於三陽經。以衛護外府者。名曰陽氣。又曰衛氣。仲景所謂陰氣陽氣營氣

衛氣是也。病邪之陰陽者。寒熱虛實也。寒為虛。熱為實。虛寒為陰。實熱為陽。故邪在三陽而成實熱者。為陽病。邪在三陰而成虛寒者。為陰病。仲景六經之主證是也。若虛寒者。雖三陽府病。亦為陰。三陽篇中有理中。建中。四逆。吳茱萸等證。是也。若實熱者。雖三陰藏病。亦為陽。三陰篇中有白虎。柴胡。大小承氣。黃連。阿膠。梔子。猪苓等證。及內經三陰內實證。名之陽明病是也。九難曰。數者府也。遲者藏也。數則為熱。遲則為寒。諸陽為熱。諸陰為寒。故以別知藏府之病也。此則陰陽寒熱之大法也。或曰。仲景既以內經三陰內實證。名為陽明病。又別於三陰篇中。述大小承氣諸證者。何也。曰。所謂陽明病者。三陽之實熱。傳三陰而入於胃者也。三陰篇中內實諸證。

者。三陰之虛寒。變成實熱而入於胃者也。其本自異。而其見證亦不同。故別述焉。耳。九素難。仲景所謂陰陽多指形氣為言。而指病邪者少矣。後世不詳其義。動以形氣之陰陽。認為病邪。而作說者多。其弊遂至邪正不分。虛實混治。學者不可不審察焉。

六經藏府要論

六經。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也。手足合為十二經。五藏。肝。心。脾。肺。腎也。合心包絡為六藏。六府。膽。胃。小腸。大腸。三焦。膀胱也。經脈之流行。藏府之職主。載之內經。難經者。詳而盡矣。學者不可不熟讀精識焉。今但述其大要。如左。夫經雖有十二。而要之不外表中裏。藏府亦雖有十二。而要之不過

上中下三焦耳。表與上焦相應。中與中焦相應。裏與下焦相應。內經曰。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員數是也。所謂表中裏者。太陽陽明主表。少陽主裏之中。三陰主裏。所謂上中下者。上焦心肺為陰。膻中為陽。中焦肝脾為陰。膽胃為陽。下焦腎為陰。三焦為陽。分而言之。太陽主皮膚。陽明主肌肉。肺主衛氣而應皮膚。心主營血而應血脈。心為君主。不主令。包絡代之。主營衛以通行陽氣。名曰膻中之陽。故太陽陽明受邪。而實則胸中氣滿。虛則心肺衰。少陽身之半表裏。其經直與膽並。肝膽屬木。必賴脾胃之土。而後作其用。故少陽受邪。而實則為膽熱。虛則為脾胃虛寒。三陽之病實者。經與藏府俱熱。虛者經熱而藏虛冷。內經曰。中於陽則流

於經。經熱之謂也。至三陰受邪。其藏實則為熱。而還之於府。虛則為寒。而自受之。或併及於府。內經曰。中於陰則流於府。此之謂也。太陰脾之經。其脈布胃中。絡於嗑。故太陰受邪。而實則為胃實。仲景所謂陽明病。虛則為脾胃虛冷。仲景所謂太陰病。少陰腎之經。其脈屬腎。貫肝膈。絡於肺。連古本。腎真陰之藏。抱三焦原氣。以為性命之根本。名曰腎中之元陽。故少陰受邪。而實則為府熱。或膈熱。或胃熱。或膀胱熱。虛則為藏寒。邪淺則攻肺。而為咽痛等證。邪稍深則攻肝。而為便膿血等證。甚則元陽絕而死。厥陰肝之經。其脈循下部。而抵胸膈。故厥陰受邪。而實則為府熱。虛則為上熱下寒。陰陽勝復等證。夫六經藏府之受病。藏氣素虛。而受邪則為虛寒。藏氣素實。而受邪則為實熱。故實

者經爲本。藏爲標。虛者藏爲本。經爲標。此治之要也。且六經藏府各有三重。經之所重。表而太陽爲諸陽之主。周身之外衛。安危之所係。中而少陽爲三陽之樞。藏府之外郭。陰陽之所界。裏而少陰爲三陰之樞。精神之門戶。死生之所關。藏府之所重。上而心肺之陰。膻中之陽。爲營衛之宗氣。中而脾陰胃陽。爲後天生生之元。下而腎之陰陽。爲先天性命之根。故重之也。胃腐熟飲食。脾運行其精。注之於太陰陽明。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周身藏府各因其經皆受其氣。故三重之中。脾胃爲最重。此則六經藏府之大要也。夫仲景得岐黃扁鵲之奧旨。而立万病通治之法。其大旨如此。世之不究仲景。徒以臆見窺內經難經者。惡得知斯旨哉。不啻不

知必反笑之。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學者宜盡心焉。或問何故實則爲熱而還之於府。虛則爲寒而自受之。曰實者藏氣素盛。但一時有虛而受邪者也。藏氣素盛則三焦陽氣盛。雖一時有虛而受邪。然暫時其氣自復。與邪氣拒爭。若邪勢微則自解。若邪氣甚則陽氣爲之怫鬱爲熱。然藏氣素盛故不受其熱。乃隨經還之於府也。虛者藏氣素衰。經隧虛而受邪者也。藏氣素衰則三焦陽氣衰。不能與邪氣拒爭。怫鬱爲熱。然其藏氣素衰。故自受之也。內經曰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故虛寒藏自受之。實熱府自受之。邪淺者經自受之。故實熱者皆爲經病。爲府病。虛寒者爲藏病。經病在外可汗之。

在中可涼解。府病在裏可下之。在上可吐之。在下可滲之。濕熱燥涼之。燥熱潤涼之。藏病但當溫補之。陰虛者謂藏獨虛者也。溫潤之。陰陽俱虛者謂藏府俱虛者也。熱補之。又有府熱而藏寒者。兩感病此當先溫其藏後涼其府。若寒熱否隔不可先後者。冷熱兼施。此則岐扁仲景一貫之旨也。

又問內經諸謂五藏之熱與六府之寒。由此觀之。虛寒皆藏病。實熱皆府病之說。亦恐偏也。曰。所謂五藏之熱。本因府熱所致。所謂六府之寒。本因藏寒所致。非藏必無熱。府必無寒也。但熱為陽邪。故本之府。寒為陰邪。故本之藏。各以類相從耳。至其變化不可勝言。大抵藏寒而府不冷者為陰虛。府寒而藏不寒者為陽虛。藏府俱寒者為陰陽俱虛。府熱而藏不

熱者為陽實。藏熱而府不熱者為陰實。藏府俱熱者為陰陽俱實。藏冷而府熱者為陰虛。陽實。藏熱而府寒者為陰實。陽虛。藏熱而府不熱及藏熱而府寒者。以空理推之。必不可無。以實理觀之。必不可有者也。若有之。必死病也。已此旨至微。學者深究岐扁仲景而得之。

又問實熱虛寒。既得聞說矣。又有實寒虛熱何也。曰。此各有二辯。若寒氣凝結成一團。而他處無虛者。真寒實也。仲景所謂寒實也。結胸及九痛丸大黃附子湯等證。當以熱藥寫之。若因諸實滯陽氣不伸。見寒證者。非真寒也。當隨各證用其本藥。不可單用熱藥也。至如虛熱。若虛而兼實熱者。是虛自虛而熱自熱也。前所謂陰虛陽實病。當先補其虛。後涼其熱。或寒熱否格。不可先後者。冷熱兼施。

若因虛而熱者非真熱。但補其虛而其熱自退。前所謂陰虛病內經曰陰虛則內不可用寒劑也。歷代諸氏率不深究其義。動馳於空理。以實熱為陽實。陰虛為陰實。陽虛邪正不分。虛實混同。補寫錯處者。不可枚舉。學者詳諸。

問虛實之要。曰：虛者正氣之不足也。實者邪氣之有餘也。凡精血津液之於表裏上下有所不足者皆為虛也。夫精血津液陽氣之所寓。精血津液不足則陽氣自衰。故虛自為寒。雖有熱非真熱。但陽氣失寓而浮散耳。凡邪之在表裡上下而為滯為熱者皆實也。故外感六氣及積熱痰飲宿食停酒氣滯瘀血皆為實也。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是也。此詳見于下卷虛實諸論。

問六病之要。曰：六病雖其證各異。而要之不過虛與實耳。所以然者。六氣雖不同。而受之為病者不外夫陽氣。陽氣總營衛而言。陽氣素盛則為邪所鬱而為實熱。陽氣素衰則不能拒邪而為虛寒。虛寒屬裏與藏。實熱屬表與府。故認病證但當辨表裏府藏。認病真但當辨寒熱虛實。不獨六病諸病皆然。仲景括六病於六經。以為万病通治之樞機。其微旨如此。世之強分風寒暑濕燥火六門。各別立論治者。皆惑夫陰陽五行之空理。而不達岐扁仲景之實論故也。

君相二火心主三焦論

或問君火相火心主三焦之義。歷代諸氏其說不一。吾子以為如何。曰：君火相火六氣之配。名心主三焦。人身之藏府二

者內經難經所說詳明故善讀二經而質之於仲景無復容擬議焉。後世諸氏率不深究仲景徒肆自見漫馳空理以窺二經略得其膚義輒作無用之長文其說紛紜高遠隱微殆與日用實理隔絕齟齬所謂口可言而身不可行者固不少矣。而今醫號博達諳誦素難折衷群書者聞其言則誠足以驚人及其臨病處治則或認證乖錯補寫失當或猶疑多端用藥駁雜反不及俗醫慣方藥者之有確見。往往目擊蓋以踏夫諸氏之舊轍故也。九陰陽五行之理經絡藏府之要內經難經論之無餘故既知其要則雖有一二疑難勿強鑿可。今述其要如左。夫君火者天日也。相火者其氣也。空中陽氣地中陽氣水中陽氣皆是也。但以其明而照臨故名君火以

其異位而游行故名相火其實一氣耳。內經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也。二火布氣以致生生無窮之妙用焉。雖名之曰火其實非火也。但其氣鬱而激乃生火耳。彼火鏡火珠龍雷金石木燧冰艾皆鬱激其氣者也。故能生火矣。以人身論之天之君火應於心。空中陽氣應於膻中。地中陽氣應於胃氣。水中陽氣應於腎元。陽鬱激之生火應於病邪之熱。夫膻中之陽者心包絡之氣也。包絡者包心之膜。心為君主。不主令。包絡乃受其氣而行其令。主營衛以通行陽氣。故又名曰心主。又曰宗氣。曰上焦元氣。曰上氣海。皆其別稱也。內經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

皆在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又曰臆中者心主之宮城也。又曰臆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是也。胃中之陽者腐熟水穀之氣也。胃居中屬土上受臆中之陽。下受腎中之陽。腐熟水穀而化生宗營衛三氣以養周身藏府焉。內經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又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藏於胃以養五藏氣。詳見于經脈別論今畧之又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

藏六府是也。或問營衛人身不外營衛二氣而又有宗氣何也曰宗氣即營衛之積於胸中者耳非營衛之外別有宗氣也要之三腎中之陽者少陽三焦之原氣也。亦而二二而一者也。已。心火之氣而位於腎膀胱之間。腎抱斯氣以為性命之根。名曰腎間動氣。又曰右腎命門。曰水中元陽。曰下焦原氣。曰下氣海。曰坎中一陽。皆其別稱也。東垣以稱下焦包絡之火丹溪以稱肝腎龍雷相火皆謬矣三焦之府受斯原氣之別引導血液以溫潤周身。今諸藏府出入水穀生育營衛主舍精神。內經曰少陽屬腎。少陽即原氣也腎上連肺故將兩藏。將領也兩藏謂肺腎也。言少陽受也。衛之原肺為衛之主。以通行三焦之氣而領肺腎兩藏。為一誤為三焦膀胱一誤為腎三焦俱不曉文義故耳。三焦者中瀆之府也。瀆之官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謂周身水液運行之道非獨指小便之道也。蓋少陽屬腎膀胱為衛氣而游行三焦引導水液以溫潤周身藏府決瀆水

醫經解義 五十八 崇古堂藏

道以輸五液輸小便故曰水道出焉又曰腎合三焦膀胱三
 諸氏率單解為膀胱之水道者淺矣
 焦膀胱者腠理毫毛是其應難經曰諸十二經脈者皆係於
 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
 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又曰
 齊下腎間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
 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宗營衛經歷於五藏六府
 原者三焦之尊號也此外內經難經說三焦中藏經曰三焦
 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瀆之府也總領五藏六府營衛
 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
 也其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營充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
 也是也然則少陽在天地為相火在人身為三焦陽氣其原

屬腎膀胱其府在半表半裏而其氣則表裏上下莫所不至
 矣故分之則六藏六府約之則上下三焦合之則一元氣而
 已然而斯氣也非獨以三焦立焉必賴五藏五府而成其功
 乃相須而相立耳學者勉讀二經仲景其旨自瞭然
 或問心主三焦內經以為藏府且言其經互為屬絡而難經
 以為俱有名而無形其言不同是以歷代諸氏其說不一馬
 玄臺張景岳輩以難經之說為誤吾子以為如何曰凡欲讀
 二經以求識藏府者唯宜求其職主生剋虛實治法之要至
 其形狀介兩度量與其所以然但識其大槩勿強鑿焉夫心
 主三焦形之有無固非大義之所關諸氏紛紛議論無窮者
 不知其要故也已難經聖書也豈有誤乎哉其以為誤者皆

自誤焉耳。夫象而可狀之謂形。所謂心如未開蓮花。脾如馬蹄之類是也。若夫心包絡包心之小膜。而三焦包藏府之大膜。即躬殼之內皮耳。難經曰。其府在氣街。街一作衝是也。氣街謂表裏之中道也。三焦其氣通表裏上下。故曰氣街。或以此句為衍文者。由以形為質也。所謂藏府者。以其包名焉。所謂屬絡者。屬絡其膜也。但二者雖以其包有藏府之名。而無如他藏府象而可狀之形。故曰有名而無形耳。非謂全無體質也。滑伯仁以為包絡如絲。張會卿以為三焦如大囊。顧絲也大囊也。各其形不一。其絲其大囊果如何。是則不可狀言矣。會卿以此為形謬矣。名古屋氏曰。三焦包羅藏府之膜。其有質而無形可知矣。或以質為形。以為難經之誤焉。或以形為質。

以為無實之物焉。皆是不知形與質之分也。此說甚善矣。誠可以止諸氏之紛論焉。近時其門人芳村恂益者。著二火辨妄三篇。舉歷代諸氏君相二火。心主三焦之說。而辯駁之。爬羅剔抉。莫所不至。其所發明亦多矣。然其所自斷。甚過穿鑿。及倍師說。以為心主三焦無質。或以手厥陰少陽二正經外有經穴。而內無藏府。猶竒經任督之徒。有經穴。或以虞天民張會卿所謂腔子大囊者。暗合內經所謂腠理。乃三焦之位。而非三焦之府。或以內經連稱三焦膀胱一府。而二名。或以內經難經不載。心主三焦之介。兩度量。果無形質焉。夫藏府者。本聚藏財物之舍也。但藏而不出。名藏。聚而出。納名府。人身之藏府。亦皆聚藏精神水穀之舍耳。若使心主三焦無聚。

藏之舍。何以爲藏府哉。手厥陰少陽二經。內經明言出屬心包絡。歷絡三焦。及散絡心包。循屬三焦。曰絡曰屬皆附著纏繞其體質之謂也。若其無質而徒屬絡則其屬絡之處猶絲之隨風飄翻於空中。其經血必無所歸矣。但其有質而附著之。故經血互歸之以通其氣也。若夫任督雖有經穴而內無藏府。故名奇經。豈可以厥陰少陽二正經比之乎。虞張二氏所謂腔子大囊者。便是三焦之府。而內經所謂腠理者。三焦陽氣所以通會血液於周身之文理。此自皮膚至藏府無所不在矣。仲景曰。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爲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是也。然則豈可獨以所謂腔子大囊者爲腠理哉。夫位者座次也。凡所當立處皆曰位。五藏六

府皆各其位耳。若以所謂大囊者爲三焦之位。而非三焦之府。是何異於以帑藏爲財物之位。而非財物之藏也。內經以三焦膀胱連稱者。蓋以腎合三焦膀胱。三焦之本屬膀胱。其實之文理亦相同故也。唯自是兩府。故二經以三焦爲孤之府。爲外府。孤者非他府之列。外者在十一藏外之謂也。若三焦膀胱果一府二名。則三焦是膀胱之別名耳。必不可言六府。亦豈可言孤府外府哉。二經載藏府介兩度量。而不言心主三焦者。蓋以有形象者易爲計較。無形象者難爲計較。且雖不強爲之無害其道故也。若見其無介兩以爲無形質。則皮肉筋骨亦無介兩。豈可謂無質哉。如是之類不可枚舉。其所發明亦皆末義耳。且其解仲景之言不達其旨者不少。蓋

不深究仲景徒博讀諸書任其自智而極穿鑿者也此則後世儒醫之通患其所以拙於治療也

問心主三焦病之治法曰心主病皆心病凡諸所謂治心病者皆治心主也但少陰與厥陰自二經故經病而藏不病者各治其本經其他心病皆治厥陰也

此義詳見靈樞經邪客篇

至三焦病

上焦病則治心肺中焦病則治脾胃下焦病則治腎膀胱表病治太陽陽明半表半裏病治少陽裡病治三陰若手少陽一經有病者乃治其本經若三焦本府病即所謂半表半裏病是已學者熟讀內經仲景則其旨可得焉世有別立心主三焦二病主治藥者

見萬病回春本草綱目等

皆不知斯旨故耳可笑

脈法論

夫脈營衛之流行也營為血從衛流脈中衛為氣導營行脈外周身藏府無內無外莫非營衛之所在矣故一有病則必見之於脈也凡診脈之法考之內經素問三部九候論有三部九候七診及手足當踝而彈之法六節藏象論靈樞五色終始禁服等篇有人迎脈口合診之法

人迎喉傍動脈也

素問平人

氣象論有脈口與尺膚試寒熱及診虛里之法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論疾診尺篇有診尺之法素問至真要大論有診天府尺澤神門大衝衝陽大谿六脈者皆聖人示人以博者也學者不可不通習焉然至其約特以兩手脈口立法於脈要精微論以手三部分配周身藏府其他或言氣口或言寸口或言尺寸或言上下或言陰陽以示其為最要者層見諸

篇言氣口見于素問五藏別論經脈別論及靈樞經脈篇言寸口見于素問平人氣象論言尺寸見于陰陽應象大論言上下見于脈要精微論論越人難經從之專以寸口立法以言陰陽見于陰陽別論

約內經三部九候法至仲景則雖以寸口跌陽少陰三部立法即寸口手三部即手太陰肺經也跌陽足上衝陽穴動脈腎經也寸口為上部跌陽足內踝後太谿穴動脈即足少陰陽為中部少陰為下部而其所要專在寸口三部凡診寸口有三法一曰三部九候二曰陰陽三曰總診是也所謂三部寸關尺也九候浮中沈也三部以候上中下九候以候表裡以知五藏六府內外上下之病此義詳見于所謂陰陽尺寸也二難浮沈也難見于四九寸以候上候衛尺以候下候營浮指以候表候衛候府沈指以候裏候營候藏凡於脈法言陰陽者皆是也岐扁仲景言陰陽所謂總診總見三部浮沈指尺寸者最多

遲數大小滑瀦以定病者也內經難經諸篇此法最多仲景之書亦然此三者或取其一或取其二三以定病處治此則大法也仲景諸篇脈法皆不外斯三法此會內經難經之精妙詳其略顯其微使後世便於習用焉學者潛心熟諳焉則許參軍所謂吾意所解口莫能宣者盡在其中矣若夫馬蔣張介賓以三部九候關格代脈等法不與內經同妄議越人仲景者此以俗見關聖人故耳可悲哉

或問以手三部配合五藏六府其部位如何曰三部之分配見于脈要精微論然但說五藏與膽胃不及兩尺腎膀胱是以脈經以下其說紛紜今合考本論與十八難定之曰左寸心臚中右寸肺胸中左關肝膽右關脾胃兩尺腎膀胱而大

設有經

卷之三

論

小腸應配於兩關尺之間。分而言之。左尺腎陰。右尺命門。左關下小腸膀胱。右尺中大腸。浮指以候府。沈指以候藏。三部皆然。脈要精微論所謂內外二字。蓋謂指之浮沈也。然其法多不合於府表藏裏之義。疑傳寫誤也。若夫張介賓以大腸配左尺。小腸配右尺。三焦亦配右尺。是強鑿之過耳。又有一約法。孫真人曰。三部寸關尺也。上部為天肺也。中部為人脾也。下部為地腎也。此不分左右今熟窺仲景之意。如此者多矣。學者察之。

或問王叔和脈經果得岐扁仲景之旨歟。曰。否。今觀其所自撰。謬誤曖昧不少。而後世諸家皆為此所誤。可謂罪之魁也。然而間有載仲景之言。上失誤寫於本書者。其惠也亦大哉。

學者謹受其惠。而勿取其謬誤可。

又問諸脈形狀何如。曰。昔王叔和妄述二十四脈形狀。後之昧者從作之圖。且附益七表八裏九道等陋說。遂使後世昧於脈法。夫脈有浮沈遲數大小緩急細疾滑瀦長短洪微虛實動靜牢濡強弱芤革弦緊散亂結促厥代伏絕停止。豈止二十四脈哉。二十七緩動弦結促代革厥等狀。仲景已辯之。如其他諸脈。但從其字義。而深考之。指下則得其實焉。奚以形狀秘訣為。

又問諸書脈法孰最足以為法。曰。諸書皆多失少。得無足以為法者。學者唯當熟諳仲景諸篇脈法。而合之於難經內經。脈之妙處自在其中。若不熟此三書。雖熟天下醫書。不能得

其妙處焉。然而三書亦至於妙處之階梯也。已其得妙處全在吾之心與手勉之。

問診病之法曰。凡診病者望聞問切不可闕一焉。陰陽應象

大論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分部分。法見

樞五色篇五閱五使篇素問五視喘息聞聲音而不知所苦。觀

藏生成篇仲景金匱玉函篇中權衡規矩。謂量病之輕重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

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五藏別論曰。凡治病

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此治病之四要也。下言

閉也。脈言寸口。志意言七情及緩急躁靜。性勇其病言本

因與其見證合此四者而會觀之。則治病之妙無遺矣。移

精變氣論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經脈

別論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情字要緊以為

診法。三部九候論曰。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

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疏五過論曰。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云云。參考

此諸論診候之法。備矣。由此觀之。世之見脈而不問證。見證

而不問始。以此為名者。可謂暴行也已。

或問。子前言四診之中。或取其一。或取其二。三。或盡取之。于見

前大易運氣論。如初學則不知其取舍。請述其大略。曰。脈證聲色所

因皆合者。盡取之。若其不合者。乃取舍之。凡四診之中。唯脈

證所因為最要。脈證所因分明。則聲色易取舍焉。但脈證所

因不相合。取舍之甚難。自非通神者。不能無誤矣。其誤於補

易寫。誤於寫難救。故脈虛證實。當先取其脈。證虛脈實。當先

取其證。表虛裏實當先取其表。裏虛表實當先取其裏。寸虛尺實先取其寸。尺虛寸實先取其尺。若其本因虛勞役飢寒失精失神汗吐下滲脈證雖實尚先補其虛。若其脈證虛者所因雖屬實不可不補其虛也。難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學者其致思焉。

又問脈證所因孰最重。曰所因為最重。所因者不止謂外感六氣內傷七情飲食勞役凡受之之因與受之之後調護治療之當否皆是也。病之虛實寒熱皆判於茲焉。仲景立壞病諸條者欲使人識所因焉耳故陰陽應象大論曰治病必先求於本。移精變氣論曰治之極於一。一者因得之。徵四失論曰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飲食醫藥之毒不先言此卒持

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為羸所窮。此治之四失也。云云。如脈與證隨病互有輕重焉。世人率重脈而輕證謬矣。三部九候論曰形肉已脫者九候雖調猶死。八難曰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生氣謂腎間動氣其絕不絕詳形仲景曰脈浮而大心下反鞞有熱屬藏者不可攻之。又曰病人無表證但有裏證發熱七八日此所因也雖脈浮數者可攻之。又曰發汗若下之所因也病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又曰大汗出若大下利所因也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皆明所因與證之可重而脈之不可偏恃也。世之偏診脈而不問因證聲色者惡得為醫也。又問聲色亦有不可不重者與。曰有仲景曰陽明病面合赤

文句經上耳人用
六口
六十一

色不可攻之。又曰：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先輩曰：面色萎白，氣虛也。語言輕微，氣虛也。此皆雖脈證屬實，不可妄寫者也。如此之類甚多，學者用心熟察焉。

或問：今若精識仲景脈法，則內經三部九候、人迎、虛里等脈，皆不待診與曰：吾不能答之。姑舉內經仲景之言：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此良醫中之上

能參合而行之。行謂得病情也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此良醫中之上

仲景曰：上工望而知之，中工問而知之。問一作聞下工脈而知之。此明醫中又曰：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察色法也。見于靈樞

五色篇五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然則明知而不待於參合者，明醫也。能參合而三得者，良醫也。得二得一者，其中下也。仲景所謂今之醫不知參合之

法者也。惡能得行一哉。其治病得愈，皆偶中耳。今之世醫亦皆是也。間有參合作名，而其實不得行一者，此飾巧釣名耳。子於此中擇而處之。

醫經解惑論卷之上終

